



龍人作品集
· 亂世英雄系列

亂世 借人

龍人 著

肆拾

龙人著

乱世猎人

卷四
牛

乱世英雄系列

人 物 介 绍

蔡 风：北魏第一刀——蔡大将军之子，资质天生，本性忠厚善良，身怀天下绝世剑招“黄门左手剑”，因初涉江湖，无意中诛杀了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之子，顿被整个北方义军视为大敌，故此名动天下。

蔡 伤：师出禅门，以释道大小无相神功，催发天下第一刀式“怒沧海”，名震天下。久经沙场，稀有败迹，却因种族歧视，在南北两朝大战之时，得不到援兵，大败而归，引来灭门之灾。

黄 海：蔡门家将，数百年间能将“左手剑法”练到出神入化惟此一人，因其本性与世无争，故此离开师门，后却得其师妹之助，明白师门之秘，成立“同心会”（破魔门），被人视为剑道宗主。

尔朱荣：鲜卑族中第一家族之主，名将数千，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手，后却因与变为毒人的蔡风交手，

不分高下，便在达摩入主中原之时，将魔道最高的武学“天魔册”译出，被十大魔宗视为魔主。

田新球：一位在逆流中突出的魔道人物，其身怀的魔学、毒术堪称绝世无双，号称“金蛊神魔”。江湖新秀蔡风为救红颜知己，在大柳塔战役中误入圈套，被其所虏，以万毒刺激蔡风体内的潜能，又以“熬鹰之法”使他变为一个拥有自己毅志却又忠心不二的毒人。

凌能丽：蔡风的红颜知己，大柳塔战役中因蔡风失踪，便立志习武，得到蔡伤之助，拜五合老人为师，服下蔡伤所制的禅门灵丹，终至大成。

凌 通：凌能丽之弟，一位天生剑才，本性机灵古怪，后机缘巧逢，练成了传说中剑道之巅的至高武学——移岳诀！

葛 荣：蔡伤的师弟，一位胸怀雄心壮志之人，成立葛家庄，势力遍布江湖，又以独特的手法，通过经商聚财和收集天下各方信息。

万俟丑奴：南朝义军中身坐第二把交椅之人，与黄海同出一门，在剑道上成就非凡。

尔朱追命：尔朱家族第三高手，因与十二死士在雪原伏击黄海而死在万俟丑奴与黄海联手而发的雪天剑

网之下。

石中天：一位被公认为天下智慧至高之人，在蔡氏灭门之时，用智慧救出了蔡伤之子。

铁异游：蔡伤十大家将之一，因蔡府被灭，隐姓埋名，以“尤一贴”之名在江湖中行医寻主。

刘瑞平：一位身出世家的千金小姐，同时也是位与天下第一武学关系密切之人，因无意中救了身受重伤的蔡风，便被其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后经种种曲折，终成为蔡风的红颜知己。

陶弘景：绝世神医，天地间惟一能解金蛊神魔田新球所施万毒之人。

武帝萧衍：南朝之帝，身怀绝世武学，却因娶了黄海师妹为妻，与黄海结下夺妻之恨。

破六韩拔陵：北魏义军首领，智勇并存，却多次栽在一位初涉江湖的少年之手。

杜洛周：“葛家十杰”之首，隐姓埋名，混入义军，却因其身怀野心，不为葛荣所用，最终死在葛荣所设的妙计之中。

游四：“葛家十杰”之四，本性善良，计谋百出，得到葛荣重用。

胡秀玲：北魏大尉胡国荣的初恋情入，后因与蔡伤私奔，

便用“以假乱真”之计脱身，不想却被魔宗利用，导致蔡伤身受重伤。

元叶媚：元府千金，自幼订亲，这位使蔡风一见钟情的少女，无意中被蔡风所救，而被他的智慧与气质深深吸引，使其徘徊在爱情与亲情之间。

长孙敬武：元府家将，也是导致蔡风涉入江湖之人

彭连虎：南朝第一刀郑伯禽之徒，但其资质天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南朝立下汗马功劳，终得武帝萧衍重用。

尔朱兆：尔朱家族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高手，他智才双全，深得尔朱荣的器重

三子：太行山猎人，蔡风的童年好友，跟同蔡风在大柳塔战役中被田新球所虏，却经数劫而不死，后终成一代高手。

《乱世猎人》

天下六宗奇学——

“禅宗”最高宝典《无相法录》

“魔宗”最高魔功《天魔册》

“邪宗”最高邪技《不灭法》

“道宗”最高心法《长生诀》

“帝宗”最高武诀《广成帝诀》

“冥宗”最高奇学《幽冥卷》

《乱世猎人》全书四十一卷，现已全部印装完毕，即将上市。谢谢各位读者对本人的支持，祝君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龙人

第一章 箭破虚空

崔延伯的亲卫兵似乎知道了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结果，他们全都飞身向崔延伯的身前挡去。他们可以牺牲自己，但却不能让大元帅有半点闪失。

崔延伯并没有感觉到这些亲卫的存在，他只是发现了蔡风弓弦上射出的箭，与他的箭在虚空中相交。两支箭的箭尖奇迹般准确地撞在一起。

崔延伯的眸子之中闪过一丝悲哀，为他的箭而悲哀，也为他自己而悲哀。他那支凝聚了所有精神力和功力的箭竟然被蔡风的那支劲箭剖为两半……

“大元帅……”崔延伯的众亲卫惊呼出声，崔延伯的身子一震，蔡风的箭不仅剖开了他的箭，还准确无比且快得无法思议地射入了他的心脏。那群亲卫虽然发现得及时，但却绝对无法与蔡风的箭速相比。

崔延伯的手仍然抬了起来，捂住那露在胸外的那支飞羽，一脸难以置信之色。但旋即他又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因为他那被剖开的两半飞羽竟然有一支钉入了

蔡风的小腹，另一半却射断了蔡风手中大弓的钢弦。

蔡风的身子也晃了晃，面上略略显出一丝淡淡的痛苦，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奈的苍凉和悲哀，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竟现出少有的忧郁和伤感。

崔延伯竟似乎理解了蔡风的心情和意境，也理解了蔡风的精神含义和灵魂深处的善良。

那一箭，代表了蔡风全部的感情和思想，也赋予了他的灵魂。而这一箭射入崔延伯心脏的那一刹间，就已与崔延伯的灵魂、思想和精神对接，使之思想和灵魂全都升入了另一个意境，一种往日他无法理解的境界。

这是一支神奇的箭，带来死亡，也带来了欣喜和欢悦，而这一切，全都聚于崔延伯的身上，不能说这不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崔延伯最后一眼看到夕阳，原来西斜的夕阳竟是那般美丽，那般生动。那淡淡的红霞、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还有地上那些挺拔的白杨，枯黄的树叶竟也美到了极点……有一只孤雁飞过，发出一声长长的悲鸣，然后投向远方……然后崔延伯便感到天地再也不真实，身子也在变冷、滑落，一切的一切……

“大元帅……”崔延伯的众将士悲呼着。

蔡风不再停留，他感到小腹一阵剧痛……

“杀……杀……”骆非带着兵马自洼地追了过来，如同一群攒动的蛆虫。

△ △ △

△ △ △

△ △ △

崔延伯败了，彻彻底底地败了，就连他自己的命也断送了。

蔡风却并没有半点喜悦，并不是因为他腹部的箭伤。这一点伤势，他只花了三天时间便完全修复了，甚至连伤口的肌肤也还原如初，又变得光滑细腻。

战争，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如果要将这种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这种快乐又有什么意思？

蔡风并不是一个喜欢战争的人，但是他却知道在这个年代中如果没有战争，就永远无法真正地享受和平与安定。惟有以战攻战，方能够安定天下，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正因为这个事实，蔡风才会心中难受，没有半点喜悦可言。杀人并不是一种快乐，被杀也同样不是快乐，只是一种悲哀。所以，对于崔延伯的死，蔡风没有半点喜悦。

泾州城也被高平义军再次夺回，兰致远被迫退回西

峰，那是两天前的事。

蔡风一下子成了高平义军中的中心人物，首战便大败崔延伯，更射杀崔延伯，这对于高平义军来说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高平义军的士气大涨，赫连恩在华亭也打了两场硬仗，居然与萧宝寅战了个平手，但萧宝寅在得知崔延伯死后立刻又调整了一下战略方针。

高平义军此刻的士气极为高昂，万俟丑奴更是奖励三军，他这些日子倒也是挺忙的。

而蔡风并不想接受什么奖励，毕竟他的身分特殊，在葛家军中本就是坐第二把交椅之人，虽然此时的高平军士气大涨，但比起葛家军来，其声势就要弱上许多了，又有什么官衔可比蔡风的齐王更有地位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册封新一任高平王，让胡亥继承父位，再立蔡风为一字并肩王，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万俟丑奴曾向蔡风提过这事，但蔡风却拒绝了，他并不觉得这事可行，反而只会引起高平义军内部的不满，对将来的战局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立胡亥为后继高平王倒是可行之事。

胡亥子继父位，在万俟丑奴、赫连恩、胡适诸人的推荐下，胡亥为新任高平王。而胡亥听从万俟丑奴的话，拜蔡风为上将军，与万俟丑奴、赫连恩平起平坐，

成为高平义军的第三位上将军，但也是最特殊的一位。

蔡风并没有推托，此时他的伤势已好，胡夫人便命人再为齐王别府进行修饰一番，且另加一块金匾“上将军府”！

蔡风将奖赏给他的一万两白银尽数散发给士卒，他自己却不留一两。

难得轻闲，不如搂着两个乖乖宝贝晒晒太阳，刘瑞平弹琴，元叶媚轻舞，倒也其乐融融……

受封第三天的中午时分，元叶媚正在舞剑，三子却行了进来，一脸喜色地向蔡风扮了个鬼脸，神秘秘地道：“阿风，你猜猜，谁来了？”

蔡风没好气地向三子望了一眼，笑骂道：“别这么神秘兮兮好不好？看你那欢喜的模样，难不成是贵琴耐不住相思之苦，自海外回来找你了不成？”

正在舞剑的元叶媚立时停下了身子，欢喜地跑了过来，一把拉住三子问道：“我表妹有没有一起回来？”

刘瑞平不由得大感好笑，拉过元叶媚，笑骂道：“你怎么如此着急？三子还没有说贵琴妹妹是否回来了呢。”

元叶媚微微有些失望，顺手将剑递给旁边一名丫头，有些疑惑地问三子道：“看你这样子，究竟是谁来

了？”

“二姐可没阿风这么镇定了，就是大姐也比你镇定了多了，我看你还是别练剑，改去练琴好了。”三子打趣笑道，双手交叠于胸前，学着蔡风当初那副吊儿郎当的滑稽模样。

“你居然敢笑我？看我不拎下你的耳朵！”元叶媚不由得又好笑又好气地伸手便拎。

三子反手一弹，直点元叶媚的大陵穴，元叶媚一惊，手腕一转，自三子手底下插过，直击其腋下。

三子沉肘一压，手腕再翻，五指点向元叶媚的曲池穴。

元叶媚也再次变招，五指相并如“啄”，直啄三子肘部的小海穴。

三子不得不放弃点向对方的曲池穴，缩手退后一步，笑道：“不打了，二姐每天受阿风指点，武功进步这么快，我怎么比得过？这太不公平了。”

“哼，我可不讲这一套，如果认输，就乖乖地将耳朵送过来让我拎一拎，否则我可不肯善罢甘休！”元叶媚一翘嘴，得意洋洋地笑道。

“那也行，我给你一个选择：一是拎我的耳朵；二是让我说出来者究竟是谁。这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

如果你喜欢跑路，那你就拎好了！”三子似有所恃地道。

“叶媚，别闹了，坐到为夫怀中来。三子，快说吧，究竟是谁来了？”蔡风懒洋洋地一拉元叶媚，笑问三子道。

“阿风，这种危险的动作最好别做，你还不知道来的是谁呢。”三子忙神色古怪地提醒道。

蔡风正准备拉元叶媚入怀，倏闻三子此言，似有所悟。元叶媚却主动向他怀中坐来，蔡风忙伸手一托元叶媚的丰臀，神情有些古怪地道：“慢，慢，宝贝且慢来，待为夫先将事情问清楚再说。”

元叶媚正要坐到蔡风的膝上，被蔡风这么一托，不由顿了一顿，待她再坐下时，蔡风已自皮椅上长身而起，她理所当然就坐到了虎皮椅上。

刘瑞平和三子禁不住大为好笑，蔡风也“嘿嘿”笑了笑。

元叶媚大为气恼，嘟着小嘴气鼓鼓地嘀咕道：“谁稀罕坐你的膝盖？！”

三子、刘瑞平和蔡风禁不住都笑出声来，那些仆人想笑却不敢笑，只得强自忍着。

蔡风吸了口气，望着三子，神秘兮兮地问道：“你

是说她来了？”

三子诡异地一笑，立刻明白蔡风所说的是谁，也同样以神秘兮兮的语调道：“除了她还会有谁？”

蔡风突然犹如蔫了一般苦笑道：“她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风郎，到底是谁呀？”刘瑞平有些讶异地问道，但更多的则是迷惑不解。

“你们俩别打哑谜好不好？究竟是谁值得你们这么神秘兮兮的？”元叶媚气呼呼地问道。

“暂时保密！”蔡风回头扮了个鬼脸，一副顽性未改的样子笑道。

“看你，肯定又是在外面拈花惹草，人家找上门来要讨公道了……”元叶媚没好气地笑骂道。

刘瑞平也“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走到元叶媚身后，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头上，附和道：“妹妹所说是八九不离十，我们这位花心夫君确实人见人爱哟，走！咱们俩一块去见识见识吧。”

蔡风和三子对望了一眼，前者发愣，脸色极为古怪，后者忍不住笑得前俯后仰，好不开心。

“风郎，难道你还不招供吗？迟则生变，变则后悔，我们一出手，有发无收，保证功力到位！”刘瑞平

故作严肃地道，说到后面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元叶媚也笑得肚子发痛，半晌才附和道：“是啊，我们再给风郎一次机会，迟则生变，变则后悔，我们一出手，定是有发无收哦。”

蔡风也被二女弄得大感好笑，笑骂道：“你们两人好的不学，却学着联手来对付本夫君，看来得好好管教管教你们。如果你们能打过她，尽管可以放手一搏，不过别说到时候本夫君没有提醒你们，不帮你们的忙哟。”

刘瑞平和元叶媚大为不服气，元叶媚“嗤”道：“嘿嘿，我就不信我们联手还打不过她，连三子都俯首服输，又岂会怕她？”

“哈哈……”蔡风不由笑道：“你以为三子很厉害呀？与那人相比，他可差劲得很。不信你问问三子，就连我也曾经被她打伤了耳朵！”

刘瑞平和元叶媚全都吃了一惊，再看蔡风那一脸古怪的笑容，就知道其只是在说笑。否则，她们实在想不到还有谁可以伤了蔡风，两女不由不信地道：“哼，我们就不信还有谁能胜过你！”

“阿风可没有说谎，那天我亲眼看见的，那人右手一伸，来个翻腕，一招‘绝崖摘芝’，我只听得阿风一

声惨叫，哈，果真是耳朵被人拉着，还拉了好长呢！”三子一边笑着一边比划着道。

“呀……”三子刚刚说完，屁股上便挨了蔡风一脚，发出一声惨叫。

“你居然敢出卖我？可别怪我心狠脚辣哦。”蔡风笑骂道。

元叶媚和刘瑞平先是一惊，后来才明白原来三子所说的只是一个人拎着蔡风的耳朵，蔡风声称那人打伤了他的耳朵，也就是打情骂俏之举了。刘瑞平笑骂道：

“好哇，果然又是风郎的心上人，居然敢动手拎风郎的耳朵……”说到这里，刘瑞平似有所悟，喜道：“是凌妹妹来了，是不是？”

元叶媚一惊，旋即也笑了起来，道：“我道是谁居然敢拎风郎的耳朵，原来是风郎朝思暮想的心肝宝贝。难怪这段时间风郎魂不守舍，肯定是早有预感了。”

“这就叫心心相印，走！我们去看看。”刘瑞平欢喜地道。

三子和蔡风对望了一眼，显出一脸的无奈，蔡风摊了摊手，耸耸肩无可奈何地道：“你们太聪明了，我只好甘拜下风了。”